

# 对象性活动: 人与自然统一之基

## —— 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牛 菲, 陈爱萍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法政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对象性活动”原则不仅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哲学原则, 而且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契机。正是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 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社会历史领域, 从而既科学地理解了人和自然, 又揭示了人与自然、自然与历史的现实统一性。

**关键词:** 对象性活动; 人与自然; 统一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5X(2003)02-0028-0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探讨马克思世界观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无法回避的文本, 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突破口”。正如马尔库塞所言: “新发表的马克思手稿是关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材料。”<sup>[1](P. 93)</sup>《手稿》中所体现的对象性活动原则, 不仅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契机, 而且是马克思哲学的主导原则——实践的“初拟形式”。正是在对象性活动之中, 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了社会历史领域, 从而, 一方面把人与自然理解为对象性活动中的自我生成, 揭示了二者统一的现实基础, 即“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sup>[2](P. 76)</sup>; 一方面深刻地理解了自然和历史的关系: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sup>[3](P. 90)</sup>, “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自然史”<sup>[3](P. 107)</sup>, 只有在人类历史中生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自然界, 自然和历史始终是统一不可分割的。

—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虽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基础和理解方式均不同, 但二者最终都割裂了人和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前者是在逻辑思辨的运动中抽象地统一了人和自然, 后者则在单纯感觉直观的基础上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同一”。

在黑格尔看来, “人的本质, 人= 自我意识”, 物的对象是人所设定的, 即自我意识的“外化”。这样“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 克服意识的对象, 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 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于是, 在黑格尔眼里, 人就成为既无自身的自然界(肉体), 又无对象

收稿日期: 2003-02-04

作者简介: 牛 菲(1979-), 女,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陈爱萍(1977-), 女,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外在自然界)的怪物,即“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sup>[3](P.102)</sup>。“对象化”成了“非对象化”。这里,黑格尔所言的“活动”不只是创造了对象,同时又是创造自身的活动,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虽体现了其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即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过程,把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不难看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sup>[3](P.101)</sup>。“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sup>[3](P.98)</sup>。所以,马克思说,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sup>[3](P.113)</sup>。人和自然仅仅成为黑格尔哲学自身内部纯粹运动的一个环节,并在绝对精神自身内部纯粹的、不停息运动的“圆圈”中抽象地达到统一。

当黑格尔由于抽象地了解自身而对自身感到无限的厌烦,渴望内容时,便表现为把“作为抽象、作为思想物而隐藏在他里面的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sup>[3](P.117)</sup>。“转而致力于直观”,但这种直观仍是抽象的直观。黑格尔充其量是一位转向直观的抽象思维者,只是抽象地直观自然,对他来说,整个自然界无非是在“外在”形式下重复逻辑的“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概念”。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评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sup>[3](P.96)</sup>。但从《手稿》的全部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并不打算详细论述费尔巴哈所取得的“伟大功绩”,他珍视的是费尔巴哈同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尝试,“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人’……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sup>[4](P.177)</sup>。费尔巴哈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来抵抗黑格尔“醉熏熏的思辨”,他认为只有通过感觉,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获得对象——而不是通过思维本身。然而,由于他对世界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直观,所以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视野中,一方面,人只是“自然人”,是以吃、喝、生殖为“最后目标和惟一终极目的”的生物人,即使在费尔巴哈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诉诸高级哲学直观得出的“一般人”,也只是“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共同性”<sup>[2](P.56)</sup>,他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另一方面,自然是直接感性的自然,这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脱离人的感性生活的自在自然,具有“死一般的客观性”。这种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而是除去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sup>[2](P.77)</sup>,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统治之下的自然界。固然,费尔巴哈也讲人与自然的统一,“我(费尔巴哈)憎恶那种把人同自然界分割开来的唯心主义;我并不以我依赖于自然界为耻,我公开承认自然力不仅作用于我的表面、我的皮肤、我的身体,而且作用于我的核心、我的灵魂”<sup>[5](P.537)</sup>,但这至多是一种“人是自然所孕育的”这一观点的抽象哲学的神化,是一种抽象的统一,实质上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单纯地看成自然与自身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同一”。他没有真正理解人与自然在感性活动中的现实统一。

毋庸讳言,《手稿》中仍保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某些术语,但其复杂内容中所体现的基本哲学原则——对象性活动原则却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契机。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进行了深刻的理解。

## 二

“对象性活动”这一提法,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它是马克思整合德国古典哲学的“活动”原则和“感性对象性”原则的结果。对此吴晓明先生已经作了详细的阐述<sup>[6](P.31)</sup>,就“活动”原则而言它经历了以下几个环节:康德的“心之自发性”的“纯粹活动”,费希特的具有创造性的“活动本身”,谢林的“无限活动”,特别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而“感性对象性”原则是特别地与费尔巴哈相联系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综合、整合并不是取长补短式的简单相加,而是马克思经过彻底的哲学扬弃和真正的哲学创造而实现的,而这一创造过程具体地体现在《手稿》中。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sup>[3](P.105)</sup>至此,对象性活动原则就被确立起来。在这里对于这种渊源关系就不再多说,我们主要来看一下,马克思在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我们首先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一句话入手:“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sup>[2](P.76)</sup>在这里理解“工业”一词是关键。通读马克思的著作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所说的工业是指一种活动,是指人的对象性活动、感性活动。这种用法在《形态》中屡见不鲜,如“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sup>[2](P.77)</sup>其实,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sup>[3](P.88)</sup>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sup>[3](P.105)</sup>。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在对象性活动中向来就是统一的,也正是在对象性活动中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首先,这种统一不仅在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肉体生存依赖于自然界,即“人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体。”<sup>[3](P.56)</sup>而且还在于人的活动本身必须参与进“自然界的生活”。因为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的存在物,“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即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sup>[3](P.106)</sup>,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sup>[3](P.106)</sup>,如果没有了自然界这个对象,人就成了无。所以,人作为存在物,首先“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欲望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也就是说人要凭借自己身外的自然界,自己身外的对象来表现自己的生命。就此而言,人属于自然。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即类存在物,只有在对象性活动中,人才能将其本质对象化,从而在现实世界中进一步确证自身。“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通过这种生产,自然

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sup>[3](P.58)</sup>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又是属人的。

其次,这种统一之中的自然界,既不是黑格尔所言的作为思想异在的抽象自然界,也不是费尔巴哈眼中与人的感性活动分离的自在自然界,而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中的感性自然界。它“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sup>[3](P.90)</sup>而那种被黑格尔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费尔巴哈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无,是无意义的。”<sup>[3](P.118)</sup>只有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的存在着”<sup>[3](P.107)</sup>,而是“对人来说是生成的”。

最后,这种统一不是孤立的、抽象的、静止的,而是现实的、动态的统一,是人与自然在对象性活动过程中不断生成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sup>[2](P.77)</sup>所以,一方面,人与自然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始终是统一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在矛盾的统一体中不断斗争,从而走向新的统一。简言之,马克思在对象性活动原则的基础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现实统一性。

既然人与自然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而诞生的过程。那么,马克思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了社会历史领域,从而深刻理解了自然与历史、社会的关系。

### 三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将施密特所言,“社会—历史地讨论自然,是马克思区别于一切旧自然观的地方。”<sup>[7](P.3)</sup>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就是沿着横向社会、纵向历史的双重思维向度展开的。

(一)就社会向度而言:一方面,“个体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首先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sup>[3](P.84)</sup>,随后在《形态》中进一步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sup>[2](P.80)</sup>。1846年,马克思在致安尼科夫的信中进一步重申了“社会是共同活动的产物”。所以,对象性活动中的人既在自己的存在中,同时亦在他人的存在即现实社会中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甚至,当人从事一种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时候,人也是社会的,因为他是作为人活动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乃至思想家进行活动的语言也是作为社会产品给予的“感性的自然界”。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sup>[3](P.83)</sup>。而“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正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sup>[3](P.81)</sup>。那么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呢?

《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

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有状况的现实运动”<sup>[3](P.87)</sup>显然,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由理论逻辑推演出的伦理幻想,而是一种现实的活动,是扬弃私有财产的“革命运动”。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人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存在物。共产主义就是扬弃人的异化“向自身向社会的人复归”的对象性活动。正是在共产主义的运动即对象性活动之中,人的一切感觉和特征才得到解放。“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即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全面发展;同时,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即使自然界复活。这样,共产主义这种现实的运动即对象性活动真正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

(二)就历史向度而言,自然和历史是始终统一,不可分割的。

1 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不断诞生的过程,同时又是自然界对人生成的过程。就前者而言,“人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sup>[3](P.107)</sup>;就后者而言,“历史本身是自然史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sup>[3](P.90)</sup>所以,凡是在历史上遇到的自然,都是人的自然界而人也永远是“人的自然界”,“从人类历史已开始,人与自然就始终是统一的……至于存在和本质、自由和必然等等的对立,这只不过是范畴上的两分法,在具体世界是毫无疑义的。”<sup>[8](P.239)</sup>

2 自然,一方面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sup>[3](P.89)</sup>;另一方面,自然只有进入历史(对象性活动)领域中才具有时间性,即历史性。具有宏大历史感的黑格尔哲学认为“世界历史在一般上来说,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的发展。”<sup>[9](P.115)</sup>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在精神领域里,才有时间性、历史性可言,因为自我意识在精神领域里的自我运动是不断发展,有所创造的。而自然界是没有时间性、历史性可言,因为其变化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是没有发展,没有创造的,只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外化,所以黑格尔声称“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即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是没有发展,没有创造的。这样黑格尔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造成“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大都把历史和自然对立起来,认为“自然”是必然王国,“历史”是自由王国。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形态》中都谈到这个问题,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派把“实体”与“自我意识”对立起来,因为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历史被归结为自我意识,而自然则被视为实体。所以,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自然和历史“好像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sup>[2](P.76)</sup>。其实,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是指同一个意思。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即自然界进入对象性活动不断生成的过程,而且“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sup>[3](P.66)</sup>由此可见,自然史和人类史只是人们考察历史的两种方法,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只要有历史,这两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历史地讨论自然,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维度和考察方法,其实,人、自然、社会、历史都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地生成的,其形成是同一个过程。

## 参考文献

- [1] 马尔库塞. 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A].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5] 费尔巴哈著作选读, 下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6] 吴晓明. 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 [J]. 复旦学报 (社科版), 1996, (4).
- [7] 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8] 约·霍夫曼. 实践理论和《手稿》[A]. “手稿”研究文集 [C].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 [9] 黑格尔. 历史哲学 [M].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56.

## Gegenstandliche Activity

### The Basis of Unification of the Human and Nature —— Reading of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in 1848”

NIU Fei, CHEN Ai-ping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Law and Politics, ANU.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gegenstandliche activity” is not only the basic rule of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in 1848”, but also the crucial cau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s thoughts. Just based on this principle, Marx puts the relations of the human and nature into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fields. As a result, he comprehends the human and nature scientifically, and reveals the realistic unity of the hu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nature.

**Key Words** gegenstandliche activity; the human and nature; unification